

# 《五灯会元》讲记 德山宣鉴

张文江

鼎州德山宣鉴禅师,简州周氏子。

德山宣鉴(782—865),是龙潭崇信弟子,来自石头希迁(一说马祖道一)法系。此文来自《五灯会元》卷七。鼎州是宋代的称呼,唐代称为朗州,治所在今湖南常德。简州,在今四川简阳市一带。德山事迹,亦见《祖堂集》卷五、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十五、《宋高僧传》卷十二。

卅岁出家,依年受具。

卅读 guàn,意为幼年。此字象形,为儿童束发成两角的样子,亦即总角之象,可见其聪慧。《诗·齐风·甫田》:“总角丱兮。”注:“幼稚也。”依年是按照正常的途径发展。他在孩童的时候就出家了,随着年龄渐长,完成预定程序,受了具足戒。

精究律藏,于性相诸经,贯通旨趣。

律是行动,经是思想。此人研究戒律非常深透,至于经,则对大乘性相两派之间的矛盾,已经完全贯通。

于汉地佛教,往往重视经与律;于西藏佛教,往往重视论与律。此间的差别,甚有意味。

常讲《金刚般若》,时谓之周金刚。

他的佛教知识很全面,最有心得的是《金刚经》。此经全名《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》,称为“般若经之胆”。

尝谓同学曰:“一毛吞海,海性无亏。纤芥投锋,锋利不动。学与无学,唯我知焉。”

他掌握了修习佛教的完整阶梯,此言可当其心得。“一毛吞海,海性无亏”,须弥高广纳芥子中,四大海水入一毛孔,参见《维摩诘经·不思议品》。“纤芥投锋”,于几何学为点与线之相遇,犹极微对邻虚,故彼此无损焉。“锋利不动”,永葆其锐气,当刀刃若新发于硎之象。小乘以须陀洹果(入流)、斯陀含果(一往来)、阿那含果(不来)为有学,阿罗汉果

为无学；大乘以菩萨之十地为有学，至高无上的佛果为无学。

后闻南方禅席颇盛，师气不平，乃曰：“出家儿千劫学佛威仪，万劫学佛细行，不得成佛。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我当搯其窟穴，灭其种类，以报佛恩。”

然而还有阶梯不能概括的教外别传。这就是六祖慧能传出的禅家南宗，唱导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，其时正在南方流行。佛教修行必须顾及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，哪里有捷径可走呢。威仪是行为，行住坐卧为四威仪。细行尤宜注意，今所谓“细节决定成败”，“成功来自细节的叠加”。

这是两种不同的进路，一种由外而内，由身而心；一种由内而外，由心而身。由此产生教下和宗门的冲突。

遂担《青龙疏钞》出蜀。

《青龙疏》即《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》，凡六卷，今存两卷（见《大正藏》85册）。青龙寺沙门道氤奉玄宗诏，造《金刚经疏》，亦称《青龙疏》。《疏》由青龙寺而得名，该寺位于陕西西安城南郊乐游原上。道氤事迹，见《宋高僧传》卷五。《青龙疏钞》是《疏》的发挥和解释，也是青年德山才学的证明。然而于禅家而言，还必须进一步追问：“钞解疏，疏解经，经解什么？”（《五灯会元》卷六亡名古宿章次）

至澧阳路上，见一婆子卖饼，因息肩买饼点心。婆指担曰：“这个是甚么文字？”师曰：“《青龙疏钞》。”婆曰：“讲何经？”师曰：“《金刚经》。”婆曰：“我有一问，你若答得，施与点心。若答不得，且别处去。《金刚经》道：‘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’未审上座点那个心？”

澧阳在湖南澧县，今常德市北部。在传统社会中，民间往往隐藏着高人，所谓“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”（《五灯会元》卷一菩提达磨章次），非虚言也。他挑着一大箩筐书离开四川，虽然年轻力壮，终究需要歇歇脚，喘口气。婆子在他放下担子的时候提问，恰逢其机。“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”为《金刚经》之精要，可反复念诵，并深思之。在禅宗灯录中，不知名道婆常常身怀绝艺，这里德山遇到一个，以后他的弟子岩头也遇到一个。

师无语，遂往龙潭。至法堂曰：“久向龙潭，及乎到来，潭又不见，龙又不现。”

锐气被小小地挫折了一下，然后再贾余勇，到达了目的地。对于一直向往的地方，往往去了以后，才知道并无什么特别。好比一般的旅游胜地，又好比标题党，有名无实。于是他找借口发难了。

潭引身曰：“子亲到龙潭。”师无语，遂栖止焉。

龙潭是否徒有其名，要看主持法堂之人。最美的风景就是人本身，你已经到达此地，就看着我好了。

德山两次受挫,皆无法回应,原先的浮气大幅度下沉,乃至逐步落地。栖止为归依之象,在这里他息心为徒了。

一夕侍立次,潭曰:“更深何不下去?”师珍重使出。

“侍立”一段时间以后,气氛渐渐和谐。某一天更深,环境极度宁静。道一声“珍重”,就是所谓“再见”(沙扬娜拉)。

却回曰:“外面黑。”潭点纸烛度与师。师拟接,潭复吹灭。师于此大悟,便礼拜。

“外面黑”的感觉,来自现量流行,走后却回,即踏入之机。“师拟接,潭复吹灭”,迅雷不及掩耳,打断习惯性思维,也就是业力之流。当纸烛吹灭时,当看见两念缝隙间的一线光明。

潭曰:“子见个甚么?”师曰:“从今向去,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。”

原来如此,亲身证明,天下老和尚说得没有错。

至来日,龙潭升座,谓众曰:“可中有个汉,牙如剑树,口似血盆,一棒打不回头。他时向孤峰顶上,立吾道去在!”

承认他已到达最高处,可以传承自己的法。“可中”指此中。“他时向孤峰顶上”云云,禅家所谓“第一楼头”。

师将《疏钞》堆法堂前,举火炬曰:“穷诸玄辩,若一毫置于太虚。竭世枢机,似一滴投于巨壑。”遂焚之。

与“一毛吞海,海性无亏”云云不同,“穷诸玄辩”云云乃证悟之语。前者为理,后者为事,且相合于大千世界本身,盖已丧

我。如果直接修习“太虚”、“巨壑”,那么“玄辩”、“枢机”也就不太重要了。然而就此一烧,不仅此后《青龙疏钞》失传,而且《青龙疏》也若存若亡,不再有人深究其内容。

于是礼辞,直抵洵山。

洵山灵佑(771—853),百丈怀海弟子,开创洵仰宗。事迹见《五灯会元》卷九、《祖堂集》卷十六、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九、《宋高僧传》卷十一。洵山之地在湖南宁乡县,又称大洵山。

挟褖子上法堂,从西过东,从东过西,顾视方丈曰:“有么?有么?”

得法之后,体内能量涌现,态度非常积极。此气必往上冲,经活动方散,故应该注意收敛,否则容易出现狂禅。褖子,为包物所用之巾。德山来到新地方,挟着包裹直接上法堂,也不放下行李。

山坐次,殊不顾盼。师曰:“无!无!”便出至门首。

洵山不为所动,连正眼也不瞧他。然而你不战,就是承认自己败了。

乃曰:“虽然如此,也不得草草。”遂具威仪,再入相见。

走到了门口,还是没有反应,那就不能算败。在气场没有破的情况下,轻易认定对方败了,岂非自己失态。必须尊重这里的能量,于是再次进入表敬。

才跨门,提起坐具曰:“和尚!”山拟取拂子。师便喝,拂袖而出。

即使表达敬意,也决不失斗志,依然采取进攻姿势。山拟取拂子,与师便喝,彼

此两相相应，取得平衡才走。

洙山至晚问首座：“今日新到在否？”座曰：“当时背却法堂，著草鞋出去也。”山曰：“此子已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呵佛骂祖去在！”

“背却法堂”，与教下走相反相成的道路。著草鞋行脚，否定经院作风，实践不脱离草根的路线。“当时”指当下，“背却法堂”，也指荷担如来家业。“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”，亦即上文“他时向孤峰顶上立吾道”，然而已有具体的内容。此文屡言“呵佛骂祖”，为当时执著教下的泻药，亦即“德山棒”之精义。然而时势迁移，或亦将产生新的执著。

师住澧阳三十年，属唐武宗废教，避难于独浮山之石室。

隐蔽在王法管不到的地方，潜修默证，深化再深化。唐武宗废教，即会昌法难。

大中初，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，号古德禅院。将访求哲匠住持，聆师道行，屡请不下山。廷望乃设诡计，遣吏以茶盐诬之，言犯禁法，取师入州。瞻礼，坚请居之，大阐宗风。

大中(唐宣宗李忱年号，847—859)初，毁佛的风头过去了。武陵在今常德一带，太守所为，是当时的落实政策。然而他不愿意仅仅走形式，不但要造大楼，而且要请大师。设诡计巧取豪夺，是爱才若渴的佳话，有先秦之古风。屡请不下山，因为下山有可能降低自己的程度，而别人也不一定获益。在大众不知名的状态下，修行更容易着力。如果有此段时光，应该倍加珍惜。

上堂：“若也于己无事，则勿妄求。妄求而得，亦非得也。汝但无事于心，无心于事，则虚而灵，空而妙。若毛端许，言之本末者，皆为自欺。何故？毫厘系念，三涂业因。瞥尔情生，万劫羁锁。圣名凡号，尽是虚声。殊相劣形，皆为幻色。汝欲求之，得无累乎？及其厌之，又成大患，终而无益。”

上堂说法，叙述修行指要：勿妄想，耐冷淡，息心为上。此处所言已在三十年后，比起烧经之时更为踏实，且已顾及初学的程度，确实进了一步。“若也于己无事，则勿妄求。妄求而得，亦非得也。”此深入中国学问特色，乃切己之学，反身之学。“汝但无事于心，无心于事，则虚而灵，空而妙。”就在事上炼心，达成虚灵空妙。“若毛端许，言之本末者，皆为自欺。”此犹眼中金屑，乃立体之象。

小参示众曰：“今夜不答话，问话者三十棒。”时有僧出礼拜，师便打。僧曰：“某甲话也未问，和尚因甚么打某甲？”师曰：“汝是甚么处人？”曰：“新罗人。”师曰：“未跨船舷，好与三十棒。”

标举“德山棒”之作风，迫使学人回光反照。“未跨船舷，好与三十棒。”抢先一步，所击处为先天所在。

〔法眼云：“大小德山话作两橛。”玄觉云：“丛林中唤作隔下语，且从只如德山道：问话者三十棒，意作么生？”〕

法眼指法眼文益(885—958)，法眼宗的开创者，事迹见《五灯会元》卷十，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二十四，《宋高僧传》卷十三。话作两橛，指说话自相矛盾。玄觉指玄觉激，事迹不详。隔下语，亦即话作两橛。又所谓两橛，可看成一橛表、一橛里，亦可看成一橛显、一橛密。

僧参,师问维那:“今日几人新到?”曰:“八人。”师曰:“唤来。一时生按著。”

维那为知事,在寺中统理僧众杂事。新到八人,可见求学者踊跃前来。“一时生按著”,指测验对方程度深浅。先举行摸底考,然后观其反应,再作不同处理,这是德山特殊的教育手段。《祖堂集》此句作:“一时令来,生案过却。”《景德传灯录》此句作:“将来,一时生案著。”《五灯会元》中华书局1984年版,将双引号仅施于“唤来”,理解可能不准确。

龙牙问:“学人仗镢耶剑,拟取师头时如何?”师引颈近前,曰:“囧”〔法眼别云:“汝向甚么处下手。”〕牙曰:“头落也。”师呵呵大笑。

龙牙并非新进学人,他自以为已明白,德山完全顺应之,丝丝入扣。“囧”音 huò,受刃的声音。龙牙,即龙牙居遁(835—923),洞山良价弟子。事迹见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三,《祖堂集》卷八,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十七。

法眼的评语是赞赏,德山已自取其头,别人无从下手。

牙后到洞山,举前话,山曰:“德山道甚么?”牙曰:“德山无语。”洞曰:“莫道无语,且将德山落底头呈似老僧看。”牙方省,便忏悔。

你摆弄个虚头,他还你个虚头,实质性东西还在他那里,动都没有动。故洞山要呈似落底头,龙牙方才醒悟。

有僧举似师,师曰:“洞山老人不识好恶,这汉死来多少时,救得有甚么用处?”

不救才是真正的救,乃禅宗之大毒辣。

僧问:“如何是菩提?”师打曰:“出去!莫向这里屙。”

执著名相,全为渣滓。

问:“如何是佛?”师曰:“佛是西天老比丘。”

退去神化的光环。然而恰恰平凡至极,才是真正的圣者。

雪峰问:“从上宗乘,学人还有分也无?”师打一棒曰:“道甚么!”曰:“不会。”至明日请益,师曰:“我宗无语句,实无一法与人。”峰因此有省。

所谓向上之事,全在合于现实,但尽凡心,别无圣解。于实践而言,若尚有贪图向上之心,亦为渗漏。此实为不谈之事,反身自知,故师打一棒曰:“道甚么!”

岩头闻之曰:“德山老人一条脊梁骨硬似铁,拗不折。然虽如此,于唱教门中,犹较些子。”

岩头的意思是说,德山对是对的,然而还生硬了一些,百炼钢尚未化为绕指柔。不过即便如此,比起教下终究好一点。“犹较些子”是唐代土语,大意是还算不错。禅宗一般不大表扬人,这已经是相当程度的称赞了。

如果比较同卷的雪峰义存章次,可知雪峰其时虽然有省,但并没有开悟。

〔保福问招庆:“只如岩头出世,有何言教过于德山,便怎么道?”庆云:“汝不见岩头道:如人学射,久久方中。”福云:“中后如何?”庆云:“展闾黎,莫不识痛痒。”福云:“和尚今日非唯举话。”庆云:“展闾黎是甚么心行?”明招云:“大小招庆,错下名言。”〕

保福指保福从展,招庆指招庆省儉,两

人是师徒,事迹见《五灯会元》卷七和卷八。《五灯会元》卷八又有招庆道匡,为长庆慧稜弟子,应该不是参与讨论之人。“只如岩头出世,有何言教过于德山,便怎么道?”师傅考校徒弟。“如人学射,久久方中”,经过长期修习和摸索之后,才能懂得如何拿捏分寸。“中后如何?”只有讲得出中后情况,方可判定是否为过来人。招庆谈的都是实言,保福有意将其虚化,毕竟棋高一著。“展阁黎,莫不识痛痒。”你不是开玩笑吧,到底真不懂还是假不懂?那可是关乎身心性命的大事情啊。“和尚今日非唯举话。”我今天并非拿话头考你,而是谈实际的内容。“展阁黎是甚么心行?”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,说说看用心何在。明招指明招德谦,罗山道闲弟子,事迹见《五灯会元》卷八。“大小招庆,错下名言。”向上一路,否定一切言说。

示众曰:“道得也三十棒,道不得也三十棒。”

此即“德山棒”之特色。禅宗棒喝交驰,其威力直传至今。

临济闻得,谓洛浦曰:“汝去问他,道得为甚么也三十棒?待伊打汝,接住棒送一送,看伊作么生?”浦如教而问,师便打。浦接住送一送,师便归方丈。

接住棒送一送,卸去其力。临济即临济义玄,事迹见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一。此可当“德山棒”与“临济喝”的过招,直接相对或太激烈,故以洛浦作为其间过渡。洛浦指洛浦元安,此时还是临济侍者,以后成为夹山弟子,事迹见《五灯会元》卷六。

浦回举似临济,济曰:“我从来疑着这汉。虽然如是,你还识德山么?”浦拟议,济

便打。

虽然回归大本营,仍然受到内部考校。禅宗行人没有后方,故永无可以松懈之时。

又《临济录》中尚有一条:“济侍立德山次,山云‘困’。师云:‘这老汉寐语作什么?’山便打。师掀倒绳床,山便休。”临济和德山年龄相近,此事应发生于临济开悟行脚四方之后,大中八年(854)北归镇州(今河北正定)创立临济院之前。《五灯会元》本篇和卷十一临济义玄章次均未采入此条,或许因为未能确定其年代。《指月录》将此条置于洛浦之后,可能有所不当。

〔岩头云:“德山老人寻常只据一条白棒,佛来亦打,祖来亦打,争奈较些子。”

岩头评语大意为,“德山老人”只会棒打这一招,不过还算可以吧。德山和岩头的分歧,在于怎样控制这根棒的力度。当棒击物体时,反弹回来的微微颤动中,岩头认为需要进一步调整。“白棒”指拄杖,只凭赤条条的一根棒,并不依靠其他什么。

东禅齐云:“只如临济道,我从来疑著这汉,是肯底语,不肯底语?为当别有道理。试断看。”〕

“我从来疑著这汉”,当临济之自我印证,不在于肯不肯,故无可言说。东禅齐评语屡见《五灯会元》,未详何人。肯,指确定他已悟道。

上堂:“问即有过,不问犹乖。”有僧出礼拜,师便打。僧曰:“某甲始礼拜,为甚么便打?”师曰:“待汝开口,堪作甚么?”

“问即有过,不问犹乖。”两边俱遣。“待汝开口,堪作甚么?”你其实已经讲话了,等开口再打就晚啦。



师令侍者唤义存〔即雪峰也〕,存上来。师曰:“我自唤义存,汝又来作甚么?”存无对。

“唤义存”云云,显出名与实之间,有很深的鸿沟。高手实则虚之,虚则实之,变幻莫测。

上堂:“我先祖见处即不然,这里无祖无佛,达磨是老臊胡,释迦老子是乾屎橛,文殊普贤是担屎汉。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,菩提涅槃是系驴橛,十二分教是鬼神簿、拭疮疣纸。四果三贤、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,自救不了。”

禅宗此名言经常被引用,所谓呵佛骂祖,扫除一切权威。然而此来自“我先祖见处”,破中终究还有立。十二分教即十二部经,所有佛经分为十二类体例。

有僧相看,乃近前作相扑势。师曰:“与么无礼!合吃山僧手里棒。”僧拂袖便行。师曰:“饶汝如是,也只得一半。”僧转身便喝,师打曰:“须是我打你始得。”曰:“诸方有明眼人在。”师曰:“天然有眼。”僧擘开眼曰:“猫!”便出。师曰:“黄河三千年一度清。”

有个僧人下场了,眼睛盯着德山手中的棒子。相扑是一种摔跤运动,现在还流行于日本。“与么无礼!合吃山僧手里棒。”德山出招总是一棒。僧拂袖便行,挥挥袖把棒势轻轻地抹去。“饶汝如是,也只得一半。”你的应对虽然不错,但并没有完全懂。僧转身便喝,肯定你所否定的,否定你所肯定的。“须是我打你始得。”主与宾不能搞反,是我懂你不懂。“诸方有明眼人在”,懂还是不懂,是非自有公论,并不由你一人说了算。“天然有眼”,别人是否有眼关你什么事,任何生物都天然有眼,你的眼在哪里呢。僧擘开眼曰:“猫!”我的眼就在这里。此

已证到人和动物的相通,故德山应许之:“黄河三千年一度清。”终于遇到懂的人了。

师见僧来,乃闭门。其僧敲门,师曰:“阿谁?”曰:“师子儿。”师乃开门。僧礼拜,师骑僧项曰:“这畜生甚处去来?”

不用来提问了,闭门就是回答。你试都没有试,怎么知道我不是行家里手呢,故云“师子儿”。德山的判断没有错,来人当然不是真师子,故乘势骑其项。

雪峰问:“南泉斩猫儿,意旨如何?”师乃打趁,却唤曰:“会么?”峰曰:“不会。”师曰:“我恁么老婆心,也不会?”

“南泉斩猫儿”,南泉指南泉普愿,马祖道一弟子,事迹见《五灯会元》卷三。打趁,就是用棒赶着“去,去,去”。此外别无其他,故曰“我恁么老婆心,也不会?”老婆心指慈悲心切,对你再好不过了。

僧问:“凡圣相去多少?”师便喝。

教其回光自照。

师因疾,僧问:“还有不病者也无?”师曰:“有。”曰:“如何是不病者?”师曰:“阿耶!阿耶!”

《老子》有云:“圣人不病,以其病病,是以不病。”(七十一章)德山明确知道自己的病痛何在,就事论事并透过病痛,是以不病。

师复告众曰:“扣空追响,劳汝心神。梦觉觉非,竟有何事。”言讫,安坐而化。即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。谥见性禅师。

临终嘱托,盖狂心顿歇,歇即菩提。德山化于唐咸通六年,为公元865年,这一年他八十四岁。